

# 第四十八章 心戰前傳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...

海棠看似痛苦的輕嗯一聲，再次潛入冰涼的湖水底部，想要驅除體內焚焚燃燒的那團火焰，她的身體翻滾著，平伏著，遊動著，從湖麵上看去，就像一條白魚正用優美的姿式不停遊動。遠處的魚兒也跟了過來，小心翼翼地遊動在她\*\*的身體旁邊。

許久之後，湖上炸開一道白色的水花，海棠破水而出，掠至湖邊，一陣清風蕩起，她已經穿好了那件粗布衣裳。

這個女子生得並不如何美麗，但眉眼間總有一股子淡淡的鄉野味道，十分可親，她的那雙眸子異常清亮，映襯著湖麵的白鳥沙諸，此時卻多了兩絲怒火。

“範閑，我要殺了你！”

很明顯，這次逼毒依然以失敗告終

範閑從冥想的狀態中醒了過來，信步走在營地之中，北齊方麵的伏兵已經被黑騎屠殺殆盡，沙場上那些屍首就是最好的證明，此時已經有使臣越過了霧渡河，向北齊方麵表示最強烈的抗議。

“有些遺憾。”王啟年跟在他的身後，歎氣說道：“好不容易算準了對方出手的地點，可以將肖恩的死亡推到對方劫囚身上，各種證據也已經安排得極為妥當，肖恩的死亡本在大人的計劃之中，不料卻被那個女人壞了大事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走到一株樹下，看著遠方山穀裏緩緩飄過來的霧氣，輕聲說道：“或許，我也壞了她的大事。肖恩雖然沒有在正確的地點，正確的時間死去，不過也好，至少讓我知道了他心裏藏的究竟是什麼。”

“用刑吧。”王啟年開始出餽主意。

範閑盯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陳萍萍都用了二十年的刑，都沒有撬出來。你以為這短短兩天，我們就能有進展？”

“那怎麼辦？真把肖恩交給北邊？”雖然不知道肖恩究竟知道什麼，但王啟年從一位監察院官員的立場出發，實在是很不願意將這個藏著秘密的陶罐雙手送給北方的敵人。

“先交給北齊吧，反正那邊想殺他的人也很多，想保他的人也挺厲害。”範閑皺緊了眉頭，心想難道真的要動用那個箱子？可是箱子並不在自己身邊。五竹叔也不知道在哪裏。

“不想這些了。”範閑搖搖頭，“明天就準備過霧渡河，要小心一些那個叫海棠的女人，如果在國境之內肖恩被殺，責任全部是我們的。”

“要不要派出黑騎去消除目標？”

“你今天盡在出餽主意。”範閑咳了兩聲，發現胸腹間依然有些疼痛，扶著樹幹說道：“如果是兩軍對陣，就算是位大宗師，遇見列成陣列的黑騎，也隻有飄然遠走。但如果動用黑騎去搜人，隻怕會被那位姑娘的短劍，悄無聲息地一個個斬了。”

...

“你很有自知之明。”

前方的山路傳來一個微感恚怒的聲音，一個微濕長發披肩，身著粗布衣裳的女子，盯著範閑。

此處離營地有十來丈遠，虎衛因為勞累一夜，被範閑命令去休息。王啟年看了範閑一眼，心頭大驚，知道這就是早上險些殺死範提司的那位九品上高手，北齊海棠！

範閑麵色平靜，一揮手說道：“你回去。”

王啟年屁都不放一個，悶頭悶腦地就往營地跑了回去。心裏想著得趕緊把高達那幾個沉默高手都喊起來，黑騎那邊的馬群今天集體\*\*，不知道中了什麼邪。

範閑微微偏頭望著海棠，輕聲說道：“你不怕他去喊幫手？”

“你不怕我馬上出手殺了你？此時不是晨間，我相信能在三合之內，將範公子斬於劍下。”

“你可以試試...如果你身上的毒清了的話。”範閑的語調顯得有些輕佻。

海棠輕咬嘴唇，雙眼清亮望著範閑，一片怨恨，半晌後才迸出兩個字來：“無恥。”

範閑輕輕舔舔微幹的嘴唇。雙眼微眯望著海棠，一臉無恥。很快地回應道：“多謝。”

“把解藥給我。”

“憑什麼？”

“不給我就殺了你。”海棠惡狠狠說道，範閑卻眼尖地發現這位姑娘家的眼神裏有些慌張。

“殺了我。你就天天在北海水裏泡著吧。”範閑顯得有些肆無忌憚。

談判破裂，誰也不肯服輸，誰也無法進行下一步的利益互換，這一對男女大眼瞪小眼，就像兩個鬧脾氣的小孩子一樣，在山路樹下互望著，看著有些滑稽。

...

“你殺了肖恩沒有？”海棠忽然轉了話題，看著他說道：“如果你是顧忌我的存在，我可以當作不知道這件事情。我此次南來，不是為了阻止你殺他，其實你我共同的目的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：“我確實很想殺死肖恩，但是既然你想殺他，我就得保住他的性命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沒有原因。”範閑自然不會告訴對方，自己也很想知道肖恩心中那個秘密。

海棠大怒，鏗的一聲拔出劍來，今日之劍再無自然柔美之意，劍氣衝天，竟是將身邊一抹無花新芽之樹精準無比地從中斬斷。

範閑的眼角抖了兩下，臉上雖然依然是一片平靜，但內心深處實在是很駭然，這村姑如果真要殺死自己，此時身邊沒有黑騎，也沒有虎衛，還真不知道該如何。

忽然間海棠的眉尖抖了一抖，往山路後方走去，回頭對範閑說道：“我不喜歡和這些閑雜人等打交道，你來不來？”

“來不來？”這是怎樣的一個邀請？是死亡的深淵，還是甜蜜的糖堆？

範閑卻是微笑著負手於後，跟著走了過去。身為監察院官員，像他這般胡鬧的人。確實沒有第二個，往嚴重裏說，這是一個不把自己生命當成重要事物的不負責任的行為。

看著一男一女二人的身影消失在山路盡頭，唰唰數聲響，幾個人影從林梢枝頭草後飛了出來，匯聚到一處。高達身負長刀，皺眉望著山路那邊。向王啟年問道：“王大人，我們應該跟上去。”

王啟年臉上現出微微擔憂：“大人絕世英明，就是過於好色了些。”

範閑自然不是因為貪圖海棠的美色，才會色授魂予地跟了過去，隻是他知道，接下來與這女子的談話斷不能落入外人耳中，不然這位海棠姑娘一定會惱羞成怒，不再受自己的威脅，死也要將自己殺掉。

“這個毒我可以解。”範閑靜靜望著半倚在樹上的女子，看著她身上那件微有濕意的花布衣裳。“但我需要你的一個承諾。”

“我不接受你的要脅。”

“不是要脅。”範閑臉上浮現出一股微微憂傷的神情，“我是慶國監察院官員，姑娘你深入國境，妄圖殺害我押送的

生犯，所以我必須用盡所有手段，來阻止你。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，難道你以為我自己會覺得很光彩？”

他的唇角適時現出一絲自嘲的笑容。

海棠微微一怔，安靜半晌後忽然說道：“你需要我承諾什麼？”

“此處到霧渡河北麵。應該還有一天的行程，我希望姑娘不要在這一天裏出手。”

海棠靜靜望著他，說道：“你明明知道，一旦進入大齊國境後，我就不能再出手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範閑表現得很驚訝。

“因為...我是大齊的子民，我必須為這個國家的百姓考慮。我不可能在自己的國家裏，破壞此次的協議，一旦惹得皇室震怒，兩國再次開戰，死傷的，終究還不是那些手無寸鐵的百姓。”海棠眼中浮現出淡淡憂色，“但是我不想讓肖恩活著回到北齊。”

範閑滿臉平靜聽著，心裏卻是漸漸有了分寸，看來真如司理理所說。眼前這位九品上高手，真是個村姑習性。悲天憫人？這是範閑最喜歡自己的敵人所擁有的良好品德。

“你為什麼要殺肖恩？”很奇怪的，海棠的眼中露出一絲不讚同和厭惡的神色。“難道你不知道，如果肖恩死了，你們那個落在朝廷手裏的高官，也會死掉？”

範閑默然，當然不會告訴對方自己骨子裏最陰暗的那一面，微微笑道：“不是沒有殺嗎？就算肖恩死了，也是你們北齊的責任，你們出兵潛入國境，難道洗得脫嫌疑？至於言公子那塊兒，我相信自己能將他帶回慶國。”

他頓了頓、又好奇問道：“姑娘為什麼又要殺死肖恩？”他的表情有些天真，甚至有些愚蠢。

海棠厭惡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我不需要向你解釋。”

範閑聳聳肩，從懷中取出一枚藥丸，輕聲說道：“姑娘中的...\*\*，是在下自行研製的，用真氣逼不出來的。”說完這話，他便將藥丸遠遠扔了過去。

海棠麵上一怒，旋即一羞，反複再怒，臉色竟是變幻無常，接著藥丸，看著他冷冷說道：“我並沒有答應你，為什麼你肯將解藥給我？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將身子轉了過去，掛自己寬實的後背對著後方那位女子，手輕輕扶著一丫新枝，看著山穀中初綠將染群峰，看著遠處山坡上的點點野花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